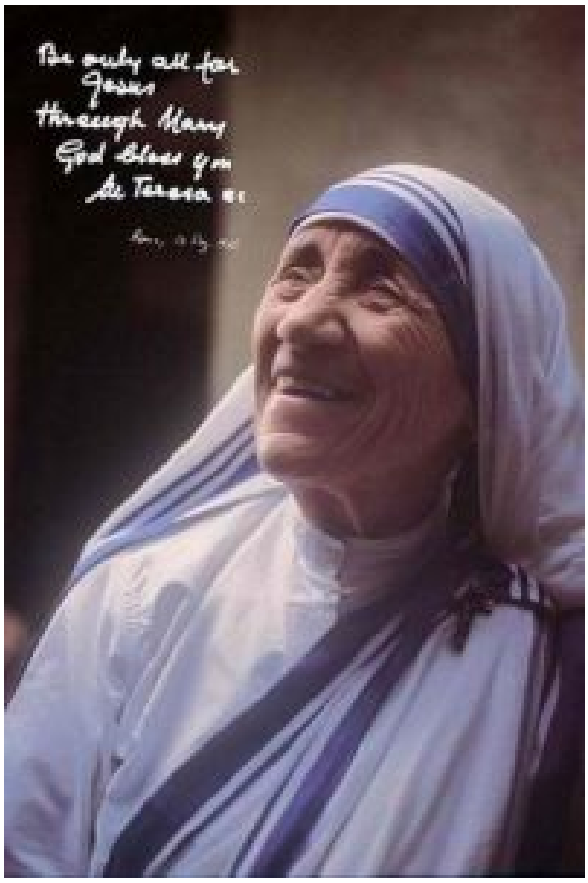
让高墙倒下吧

2014-7-1



德蕾莎修女

访问德蕾莎修女的感想

一、走出高墙

五十年前，一群来自欧洲的天主教修女们，住在印度的加尔各答，她们住在一所宏伟的修道院内；虽然生活得很有规律，可是一般说来，她们的生活是相当安定而且舒适的，修道院建筑以外还有整理得非常漂亮的花园，花园里的草地更是绿草如茵。

整个修道院四面都有高墙，修女们是不能随意走出高墙的；有时为了看病，才会出去。可是她们都会乘汽车去。而且也会立刻回来。

高墙内，生活舒适而安定；围墙外，却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。二次世界大战爆发，粮食运输因为军队的运输而受了极大的影响；物价大涨，大批农人本来就没有多少储蓄，现在这些储蓄更因为通货膨胀而化为

乌有。

因此加尔各答城里涌入成千上万的穷人；据说大约有二万人因此而饿死。没有饿死的人也只有住在街上；一直到今天，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些住在街上的人，过着非常悲惨的生活。

举个例子来说，我曾在加尔各答的街道上，亲眼看到一个小孩子，用一只杯子在阴沟里盛水洗脸、漱口，最后索性盛了一大杯，痛痛快快地将水喝了下去。就在我住的旅馆门口，两个小男孩每天晚上会躺下睡觉，他们合盖一块布，哥哥大概只有四岁大，弟弟当然更小；两人永远占据同一个地方，也永远几乎相拥在一起；他们十一点准时睡觉，早上六时以后就不见踪影了。

这些孩子，很多终其一生没有能够走进任何一个房子。也可能终身没有尝过自来水的滋味。

住在修道院的修女们知道外面的悲惨世界吗？这永远是个谜。可是对这些来自欧洲的修女们，印度是个落后的国家，这种悲惨情景不算什么特别。她们的任务只是办好一所贵族化的女子学校，教好一批有钱家庭的子女们。

德蕾莎修女就住在这座高墙之内。她出身于一个有好教养的南斯拉夫家庭，从小受到天主教的教育，十八岁进了这所修道院，成为一名修女。虽然她已来到了印度，她的生活仍然是很欧洲式的。

可是有一次到大吉岭隐休的途中。德蕾莎修女感到天主给她一道命令，她应该为世上最穷的人服务。

1948年，德蕾莎修女离开了她住了二十多年的修道院。她脱下了那套厚重的黑色欧洲式修女道袍，换上了一件像印度农妇穿的白色衣服。这套衣服有蓝色的边。德蕾莎修女从此要走出高墙，走入一个贫穷、脏乱的悲惨世界。

高墙到今天都仍存在。可是对德蕾莎修女而言，高墙消失了，她从此不再过舒适而安定的生活：她要每天看到有人赤身裸体躺在街上，也不能忽视很多人躺在路上奄奄一息，即将去世。她更不能假装看不到有人的膀子被老鼠咬掉了一大片，下身也几乎完全被虫吃掉。

德蕾莎修女是一个人走出去的，她要直接替最穷的人服务。即使对天主教会而言，这仍是怪事；很多神父认为她大错特错。可是她的信仰一直支持着她，使她在遭遇多少挫折之后仍不气馁。

到今天，四十六年以后．德蕾莎修女已是家喻户晓的人物。今年11月16日，她将赴台湾的静宜大学接受荣誉博士学位。为了增加对她的了解，我决定亲自到加尔各答看她。

二、我们了解的德蕾莎修女

德蕾莎修女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

她的第一个特征是：绝对的贫穷。她不仅为最穷的人服务而已，她还要求自己也成为穷人。她只有三套衣服，她不穿袜子，只穿凉鞋。她的住处除了电灯以外，唯一的电器是电话，这还是最近才装的，电脑等一概没有。

她也没有秘书替她安排时间，没有秘书替她回信，信都由她亲笔回。在我去访问她以前，中山大学的杨昌彪教授说她一定会有一群公关人员，替她做宣传，否则她如何会如此有名？而且怎么会有这么多人跟随她？我觉得这好像有些道理，我想如果她有这么一位公关人员，我可以向她要一套介绍德蕾莎修女的录影带。可是我错了，她没有任何公关人员，更没有任何宣传品。

在天主教各个修会人数往下降的时候，她的修会却一直蓬勃发展；现在已有七千多位修女和修士们参加了这个仁爱修会。修士修女们宣誓终其一生要全心全意地为 ” 最穷”（Poorest of the Poor）的人服务。

至于她的思想呢？

德蕾莎修女常常强调耶稣在十字架上临死的一句话 ” 我渴 ” 。对德蕾莎修女而言，耶稣当时代表了古往今来全人类中所有受苦难的人。所谓 ” 渴 ”，不仅是生理上需要水喝，而且也代表人在受苦受难时，最需要的来自人类的爱，来自人类的关怀。

德蕾莎修女成立了一百多个替穷人服务的处所，每个处所都有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苦像；而且在十字架上旁边，都有 ” 我渴 ” 这两个字。她要提醒大家，任何一个人在痛苦中，我们就应在他的身上看到基督的影子；任何替这位不幸的人所做的，都是替基督所做。

德蕾莎的默想祷文这样说的：

一颗纯洁的心，很容易看到基督

在饥饿的人中

在赤身露体的人中

在无家可归的人中

在寂寞的人中

在没有人要的人中

在麻疯病人当中

在酗酒的人中

在躺在街上的乞丐中

穷人饿了，不只是希望一块面包而已，更希望有人爱他。穷人赤身露体，不仅希望有人给他一块布，更希望有人能给他人应有的尊严。

穷人无家可回，不仅希望有一间小屋可以栖身，而且也希望再也没有人遗弃他，忘了他，对他漠不关心。

德蕾莎修女，不只是一位社会工作者而已，为了要服务最穷的人，她的修士修女们都要变成穷人，修士们连手表都不准戴。只有如此，被修士修女们服务的穷人才会感到有一些尊严。

只有亲眼看到，才可以体会到这种替穷人服务的精神；他们不只是在 “ 服务 ” 穷人。他们几乎是在 “ 侍奉 ” 穷人。

德蕾莎修女说，她知道她不能解决人类的贫困问题。这个问题，必须留给政治家、科学家和经济学家慢慢地解决。可是她等不了，她知道世界上太多人过着毫无尊严的非人生活，她必须先照顾他们。

因为修士修女们过着穷人的生活，德蕾莎修女不需大量的金钱。她从不募款，以她的声望，只要她肯办一次慈善晚会，全世界的大公司都会捐钱，可是她永远不肯。她不愿做这类的事情，以确保她的修士修女们的纯洁。她们没有公关单位，显然也是这个原因。

事实上，德蕾莎修女最喜欢的不仅仅是有人捐钱给她，她更希望有人肯做义工。

在德蕾莎修女的默想文中，有一句话我一直不能了解：

一颗纯洁的心

会自由地给与

自由地爱

直至它受到创伤

说实话，我一直不懂，何谓“心灵受伤”。这次去见了德蕾莎修女的工作场所，参加修士修女们的工作，才真正了解所谓“心灵受伤”和爱的关系。

三、和德蕾莎修女的五分钟会面

要见德蕾莎修女，只有一个办法，那就是早上去望六点钟的弥散。我和她约好9月4日早上九点钟见面。五点五十分，我就到了。修女们都已到齐，大家席地而坐，这好像是她的命令；教堂里没有跪凳，一方面是省钱，一方面大概是彻底的印度化。除了修女以外，几十个外国人也在场。后来我才知道这些全是修女的义工，来自全世界。

我到处找，总算找到这个闻名世界的修女，她在最后一排的小角落里。这位精神领袖一点架子都没有，静静地站在修女们的最后一排。

弥撒完了，一大堆的人要见她，我这才发现，德蕾莎修女没有会客室。她就赤着脚站在教堂外的走廊上，和每一位要和她见面的人谈话，这些人没有一位要求和她合影。虽然每人只谈了几分钟，轮到我，已经半小时去掉；在我后面，还有二十几位在等。

她居然不记得她要去静宜接受荣誉博士学位。虽然她亲口在电话中和我敲定11月16日，虽然我寄了三封信给她，告诉她日期已经敲定，可是她仍然忘了是那一天；所以我面交了最后一封信，信上再次说明是11月16日。然后我们又讨价还价地确定她究竟能在台湾待几天，她最后同意四天。

我问她有没有拍任何录影带描写她们的工作，她说没有。我问她有没有什么书介绍她们的生作，她也说没有。可是她说附近有一座大教堂，也许我可以在那里找到这种书。我没有问她有没有公关，答案已经很明显了。

我想做的事请都没有做到，因为我给了她一张支票，她要签收据，折腾了几分钟。后面还有二十几个人，我只好结束了会面。我后面的一位只说了一句话“我从伦敦来的”，一面给她一些现款，一面跪下来亲吻修女的脚；她非常不好意思，可是也没有拒绝。我这才发现，她的脚已因为风湿而变形了。

四、“垂死之家”的经验

我在加尔各答可以有三天的自由活动，因此决定去修女创办的“垂死之家”做义工。

垂死之家，是德蕾莎修女创立的。有一次她看到一位流浪汉坐在一棵树下。已快去世了，她在火车上．无法下来看他；等她再坐火车回来，发现他已去世了。当时她有一个想法，如果有人在他临死以前和他谈谈，一定可以使他比较平安地死去。

还有一次，德蕾莎修女在街上发现了一位老妇人，她的身体到处都被老鼠和虫咬坏。她将她带到好几家医院，虽然有一家医院终于接受了她，但她在几小时内就去世了。

德蕾莎因此创立了垂死之家，在这里的人，是病危而且无家可归的流浪者。

加尔各答满街都是无家可归的人。晚上出去必须小心走路，不然一定会碰到睡在地上的人。有一位义工告诉我，有一位爱尔兰女士，每天在街上走来走去；如果看到有病重的人，就会送到垂死之家去，她也会常常发现麻疯病人。德蕾莎修女和一家救护车行，有一种共识，他们会替她服务，会将这种病人送到修女的麻疯病院去。

在垂死之家，病人有人照顾；即使最后去世，在去世以前，至少感到了人间温暖；因为修士修女们都非常地和善，他们尽量地握住病人的手。如果病人情形严重，一定有人握住他的手，以便让他感到人类对他的关怀和爱。

虽然德蕾莎修女是天主教修女，她绝对尊重别人的宗教，每一位病人去世以后，都会照他的宗教信仰火葬。

9月4日，垂死之家的义工奇多，可是每个人都忙得不亦乐乎。我的第一件工作是洗衣服。洗了一个小时，我溜到楼上去晒衣服，这才发现他们连夹衣服的夹子都没有。正好碰到大风，只好每件衣服都打个结。

晒衣服回来，忽然有人叫我：“ 修士，有人去世，你要来帮忙抬遗体。 ”我不是修士，可是也不敢否认，因此我就去抬了，抬入一间暂停的停尸间。我没有看到她是什么样子，只感到她的遗体轻得出奇。

快十一点了，一位神父来做弥撒。经文用英文，可是所有的圣歌都是用印度文，极像佛教僧侣的吟唱，只是更有活力，调子也快得多；除了风琴之外，还有一位男修士在打鼓。这些男修士唱歌的时候，活像美国黑人唱灵歌一样地陶醉。很多修女在弥撒时继续工作，只有领圣时候才前去领圣体。弥撒完了，我们要去送饭，我发现病人们吃得还不错，是咖哩肉饭。在这以前，我注意到一个年轻的病人，顶多十五岁，他曾经叫我替他弄一杯牛奶喝，我也一匙一匙地喂他，现在他又要我喂他吃。一位修女说我惯坏了他。因为他一向都是自己吃的。修女说显然他很喜欢我，吃完了饭，他还要拉着我的手不放。

快到十二点的时候，一个家伙来找我，“ 修士，那位病人要上厕所。 ”我这才知道，这位年轻病人已弱得不能走路，我扶着他慢慢走去，发现他好矮。他上厕所的时候完全要我扶着，这里是没有马桶的。

义工哪来的？做什么事？绝大多数义工来自欧洲，也有来自日本和新加坡的；我没有碰到来自美国的义工，也只见到一位印度义工，而且是从欧洲回来的。其他一半义工大概是在校的学生，暑假全泡在这里了；另一半大多是已就业的人士。令我感到吃惊的是很多医生来了，我就碰到六位，都来自欧洲。还有一位是意大利的银行家，虽然他不讲，也看得出来，他每年必来，一来起码两个星期。年轻的义工，常常在此工作三个月之久。

义工无贵贱，过去美国加州州长在此服务过一个月，修女们假装不认识他，他的工作也和大家一样。

第二天，我发现我的工作更多了，第一件是洗碗，用的清洁剂是石灰，看起来好脏；病人的碗都是不锈钢的，不怕这种粗糙的石灰，不过水很快就变成黑水。第二件工作是替洗好澡的病人穿衣服，我这才发现病人有多瘦，瘦得像从纳粹集中营里放出来的，似乎一点肉都没有了。

在任何时刻，病人都会要水喝。我们义工不停地给他们水喝；有时也要给他们冲牛奶。有一位病人最为麻烦。他一开始认为我不该给他冷牛奶，我只好去找热水。厨房的厨娘不是修女，凶得要命，用印度话把我臭骂一顿。我不懂我做错了甚么，只好求救于一位修士。后来才知道，我不该将病人用的杯子靠近烧饭的地方。

好不容易加了热水，他又嫌太烫，我加了冷水，他又说怎么没有糖；好在我知道糖在哪里，加了糖以后，他总算满意了，也谢了我，且叫我好孩子。我在想，这位老先生一定很有钱，过去每天在家使唤佣人，现在被家人遗弃，积习仍未改。可是因为我们要侍奉穷人，也就只好听由他使唤了。

第三件工作是洗衣服，无聊之至。洗衣中，又有人叫我修士，要我送药给病人，我高兴极了，因为这件事轻松而愉快。有一位年轻的修士负责配药，配完以后，我们给每一位病人送去。所以我的第四件工作是送药。

送药送得正起劲，一个家伙来找我，他说：“ 修士，我是开救护车的，你要帮我抬四个遗体到车上去。 ”

我背部曾受过伤，重东西早就不抬了；可是修士是什么都要做的，我只好去抬。好在遗体都已用白布包好，我看不见他们什么样子。

上车以前，我抓了一位年轻力壮的修士与我同行，因为我毕竟不是修士。也不懂当地法律，万一有人找起我麻烦来，我应付不了，那位修士觉得有道理，就我和一起去了。

这位修士十九岁，身强体壮，一看就可以知道出身富有家庭，否则不会体格如此之好。他在一所大学念了一年电机，就决定修道，参加这个修会。这位修士其实是个漂亮的年轻人，只是脸上有一个胎记，使他看上去好像脸上有一个刀疤。他就是昨天在弥撒中打鼓的那一位，十分外向，老是在讲笑话。途中我想买一瓶可口可乐喝，他说他不可以接受我的可口可乐；他说他不戴表，曾经有人要送他一只表，他也没有接受。他说他唯一的财产是三套衣服，一双鞋。万一鞋子坏了，可能要等一阵子才会有新的给他；他满不在乎地说，他可以赤脚走路。说到赤脚，他拍一下他的大腿，痛痛快快地说：“ 我要一辈子做一个穷人，做到我死为止。 ”他说的时候，满脸笑容，快乐得很。

我在想这小子，如果不做修士，一定有一大批女生追他，他一定可以过好的日子，可是他现在什么都没有了。只有三套衣服，可是他那种嘻嘻哈哈的样子，好像他已拥有了一切。

火葬场到了，这所火葬场有一大片房子，房子里外全是乞丐。我们三人将遗体搬到一个炭堆上，就放在那里，什么时候火葬，我们不知道。我感到这好像在丢垃圾，使我非常难过。有一个遗体的布后来散了，我认出这是一个年轻人的遗体。他昨天什么都不吃，一位修士情急之下，找了极像奥黛利赫本的英国义工来喂他，却也动不了他求死的决心，昨天下午就去世了。还好死前有人握了他的手。据说他在垂死之家四进四出．好了就出去流浪，得了病又回来。最后一次，他已丧失斗志，不吃饭不喝水，也几乎不肯吃药，只求人家握住他的手。

遗体放好，我们一转身。二只大乌鸦立刻飞下啄食。它们先用脚熟练地拉开布，然后就一口一口地吃起来。死者的手，原来放在身上的，因为布被拉开，我眼看他的右手慢慢地垂了下来，碰到了地。布一旦被拉开，我也看到了他的脸，两只眼睛没有闭，对着天上望着，满脸凄苦的表情。我们都吓坏了，跑回去赶乌鸦。我找到了一块大木板，将遗体盖上，可是头和脚仍露在外面。

虽然只是几秒钟的时间，那孩子无语问苍天的凄苦表情，以及大乌鸦来啄食的情景，已使我受不了了。

回来以后，还有一件事在等着我，又有人叫我：“ 修士，我要你帮忙。 ”原来我们要抬去倒。垃圾中包含了死者的衣服，垃圾场要走五分钟，还没有到，一堆小孩就来抢：垃圾堆上起码有三十只大乌鸦在争食，更有一大批男女老少在从垃圾堆里找东西。

贫穷，贫穷，贫穷，这次我真的看到了贫穷所带来的悲惨。由于大家的推推拉拉，我的衣服遭了殃；我当时还穿了围裙，围裙一下就变脏了。

我的心头沉重无比。这种景象，以前，我只在电视和报纸上看到；现在，活生生地呈现在我的面前。

回到垂死之家，一位修女下令叫我去教堂祈祷，她说修士们都已去了，我也该去。修士们果真在。那位陪我去的修士盘腿而坐，两手分开，低头默想，看上去像在坐禅，嘻皮笑脸的表情完全没有了。

而我呢？我坐在他们后面，还没有坐稳．我的眼泪就泉涌而出。我终于了解了德蕾莎修女的话：

一颗纯洁的心

会自由地给与，

自由地爱，

直到它受到创伤。

我过去也号称为穷人服务过，可是我总找些愉快的事做。我在监狱里服务时．老是找一些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做朋友，绝不敢安慰死刑犯；不仅怕看到手铐和脚镣，更怕陪他们走向死亡。我不敢面对人类最悲惨的事。

现在我仍在做义工。可是替一群在孤儿院的孩子们服务；这群孩子，被修女们惯坏了，个个活泼可爱而且快乐。替他们服务不仅不会心痛，反而会有欢乐。

我虽然也替穷人服务过，可总不敢替“ 最穷 ”的人服务；我一直有意无意地躲进人类的真正穷困和不幸。因此我虽然给过，也爱过，可是我始终没有“ 心灵受到创伤 ”的经验。现在我才知道，其实我从来没有真正地爱、真正地给过。

可是五十六年来舒适的日子，忽然被这两小时的悲惨情景所取代。我想起那四位死者，其中一位低垂的手，对着苍天望的双眼。此时窗外正好下着大雨，他不仅在露天中被雨淋，还要被乌鸦啄。我这次确确实实地感到难过到极点了。

耶稣的苦像在我面前，我又看到了“ 我渴 ”。做了四十年的基督徒，今天才明了了当年耶稣说“ 我渴 ”的意义。可是我敢自称是基督徒吗？当基督说“ 我渴 ”的时候，我大概在研究室里做研究，或在咖啡馆里喝咖啡。

我向来不大会祈祷，可是这一次我感到我在和耶稣倾谈，我痛痛快快地和耶稣聊天，也痛痛快快流泪；泪流了一阵子，反而感到一种心灵上的平安。我感谢天主给我这个抬死人遗体和到垃圾场的机会。我感到没有白活这辈子。抬起头来，却发现那位修女坐在我的旁边；他显然是看到我流泪，来安慰我的。

他说：“ 先生，你的汗味好臭，我们都吃不消你的臭味，你看，修士们都被你臭走了。现在只有我肯陪你，你比我们印度人臭多了。 ”

我知道他是来安慰我的。虽然我汗流浃背，衣服全湿了，也的确臭得厉害，可是他笑我比印度人臭，总不能默认，因此我做了一个手势假装要打他一拳。

当时我们仍在圣堂内，这种胡闹实在有点不像话。我们同时走到圣堂外面去，那位修士，四处张望一下，发现无人在场，做了一个中国功夫的姿势，意思是如果我要揍他，他武功更好。

他说其他义工都只穿短裤和T恤，只有我穿了一件衬衫和长裤。修士们都穿衬衫和长裤，我当时又没有戴手表，才会被误认为修士。他调皮地说：“ 下次再来，一定仍陪你去火葬场，你最像抬遗体的人。 ”我听了以后，心里舒服多了。

离开垂死之家以前，我又帮忙洗了碗。

在大门口，这位修士背了一只麻布口袋准备离去，口袋上写着M·C·□Missionaries of Charity□□他看到了我，对我说“ 明天我不来这里 ”，然后他调皮地说“ 修士，再见 ”。

我注视他的麻布口袋，以及他衣服上的十字架；好羡慕他。他看出我的心情，两手合一地说：“ 只要你继续流汗，流到身体发臭，你就和我们在一起。 ”

我也两手合一地说：“ 天主保佑你，我们下次见面，恐怕是在天堂了。 ”我看到他拿起袖子来偷偷地擦眼泪。

第二天，我坐计程车去机场，又看到了一位修士和一位日本义工在照顾一位躺在街上的垂死老人。今天清晨，老人的家人将他抬来，遗弃在街头。修士在叫计程车，日本义工跪下来握住老人的手。他是医生院的

学生，看到我，他说，“ 绝无希望。 ”虽然也许真的没有希望，可是这位老人至少知道，世上仍有关怀他的。

我当时恨不得不再走回计程车，留下来永远地服务。

虽然只有两天，垂死之家的经验使我永生难忘。

我忘不了加尔各答街上无家可归的人。

我忘不了一个小男孩用杯在阴沟里盛水喝。

我忘不了两个小孩每晚都睡在我住的旅馆门口，只有他们两人，最大的顶多四岁。

我忘不了垂死之家里骨瘦如柴的病人。

我忘不了那位年轻的病人，一有机会就希望我能握住他的手。

我忘不了人的遗体被放在一堆露天的煤渣上，野狗和乌鸦随时会来吃他们，暴风雨也会随时来淋湿他们。他们的眼睛望着天。

我忘不了垃圾场附近衣不蔽体的穷人，他们和野狗和乌鸦没有什么不同，没有人类应有的任何一丝尊严。

可是我也忘不了，德蕾莎修女两手合一的祝福，和她慈祥的微笑。

我更忘不了修士修女们无限的爱心和耐心。

我忘不了修士修女们过着贫穷生活时心安理得的神情。

我忘不了那么多的义工，什么工作都肯做。

我忘不了那位日本义工单腿跪下握住乞丐手的姿态。

虽然我看见了人类的悲惨的一面，但我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多善良的人。德蕾莎修女最大的贡献，是她将关怀和爱带到人类最黑暗的角落。我们更应该感谢的是她们感动了多少人，多少人因此变得更加善良。我应该就是其中的一个。

五、让高墙倒下吧

德蕾莎修女当年并不一定要走出高墙的。

她可以成立一个基金会。雇用一些职员，利用电脑和媒体，替穷人募款，然后找人将钱“ 施舍 ”给穷人。她也可以只是白天去看看穷人，晚上仍回来过欧洲式舒适的生活。

甚至她只要每周有一天去服务穷人一下，其他的日子都替富人服务。

可是她自己变成了穷人，因为她要亲手握住贫穷人的手，伴他们步向死亡，再也不逃避世上有穷人的残酷事实。她不仅照顾印度的穷人，也照顾爱滋病患者。最近，高棉很多人被地雷炸成了残废，没有轮椅可坐，德蕾莎修女已亲自去面对这个事实。

她单枪匹马走入贫民窟，勇敢地将世人的悲惨背在自己身上。

她完全走出了高墙。

我们每个人都在我们心里筑了一道高墙，我们要在高墙内过着天堂般的生活，而将地狱推到高墙之外。这样，我们可以心安理得的假装人间没有悲惨，尽管有人饿死，我们仍可以大吃大喝。

让高墙倒下吧，只要高墙倒下，我们就可以有一颗宽广的心。

有了宽广的心，我们会看见世上不幸的人，也会听到他们的哀求：“ 我渴。 ”

看见了人类的不幸，我们会有炽烈的爱。

有了炽热的爱，我们会开始替不幸的人服务。

替不幸的人服务，一定会带来我们心灵上的创伤，

可是心灵上的创伤一定会最后带来心灵上的平安。

如果你是基督徒，容我再加一句话：

只有经过这个过程，我们才能进入永生。

（文章来源，百度文库）